

中医药需传承更需创新

——访世卫组织顾问、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林瑞超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林瑞超 福建泉州人，教授、法国药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药品质评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专家；法国国家药学院外籍院士；国家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及中成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先后出任法国第戎大学副教授、北京市政府顾问、中国药学会理事；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药检定首席专家、中药民族药检定所所长。

12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今年开展的第四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与2012年第一次调查相比，中医药首次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选择比例达50%。中医药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的亮丽名片。

但是，中药质量的良莠不齐，让“中医可能亡于中药”的担忧日甚。一些中药在海外甚至因所谓“毒性”或副作用被限制或禁止进口。12月9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林瑞超。

中医药如何规范化发展？ 从药材生产源头抓起

中药质量和用药安全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关注，标准化生产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刚刚发

布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提到，中医药标准体系已初步形成，标准数量达649项。

中药标准化、产业化发展为何重要？“这是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口规模决定的。”林瑞超说，从1949年的4.5亿到现在的13亿，人们对中药的需求越来越大，野生药材的某些品种已经很难满足大众用药需求，所以必须开展中药的规范化种植和生产。

中药的规范化标准生产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针对中药的研发和生产出台了诸多规范。例如，规范药品临床前研发的《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GLP，1999年施行）、规范药材种植的《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称GAP，2002年施行）等。

“现在，我们强调中药的规范化生产要从药材生产这个源头抓起。对于野生药材，要规范化采收，做好周边环境治理；对于栽培药材，要规范化种植、采收、加工、运输等，中间还要经过炮制、加工成饮片，才能入药。”林瑞超说，药品的制造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规范的。

“中医亡于中药”？ 中医、中药应一起努力

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超标、疗效下降……中药材质量直接影响中医形象，业内甚至担忧“中医有可能会亡于中药”。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好医生，没有好药品也很难治病。”林瑞超说，人们担忧“中医可能亡于中药”，主要是担忧中药质量的参差不齐；但是其中也有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开出好的处方，所以问题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中药。

“总体上，中医药是一个整体。中医的要求中药应该尽量满足，中药的内涵中医也应该尽量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把中药质量搞上去，把疗效保证好，把安全性提上去。”林瑞超说。

那么，如何确保中医药行业“种好药、产好药、造好药”呢？

“北京同仁堂有个‘座右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充分显示了‘炮制’这一传统制药理论、技术对于药品质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林瑞超指出，世界传统医药有4大源头：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医药不仅生存下来而且不断发展，这源于中医药有自己的医学理论和制药理论。

“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等是中医药特有的，是先辈、前辈们通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摸索出来的，很多的精髓是随着科学进步逐渐被认识。”林瑞超举例说，乌头类药材中含有一种双酯型的生物碱，是有毒的，但是通过加工炮制后，双酯型生物碱得到降解，成为无毒的饮片而入药。

林瑞超表示，中药制造要坚持“承古而不泥于古”原则，不仅要传承、发扬好古法，还要坚持不断创新。

中西医药谁学谁？ 关键看临床疗效

随着现代医药业的发展，中医药研发技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医学技术和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瑞超对此认为，中西药的理论和实践，但是殊途同归。“我曾同法国医药界同行说，中西医应该坚信‘好的医学就有好的健康’，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实际上，中医药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海纳百川。“中药中的乳香和没药，中国并不出产，它们都来自非洲，数千年来中医将其作为常用中药在使用。”林瑞超认为，中西药研发的终极目标是对健康的益处和临床的疗效。“对于中医药行业来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借助西方先进医药研发技术和方法，加快对中药治病的作用机理及物质基础等的研究。”

中药海外被质疑“有毒”？ 用药经验和理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医药

在海外遭遇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研究摘得诺贝尔奖，清凉油等中成药在海外大受追捧。另一方面，一些含马兜铃酸药材、以动物（如蜈蚣）和矿物（如雄黄、朱砂）入药的部分中成药在海外被限制或禁止。

林瑞超对此表示：“这里存在着用药经验和理论不同，有些药材确实有毒副作用，但它同时也很有疗效。”他介绍说，中药来源有植物、动物、矿物几类，现在入药的都是先辈、前辈们经过几千年基于临床需要、基于防病治病的需要而使用的。

“比如爬行动物有很多，为什么要选择蜈蚣、乌梢蛇，而不选别的？是因为它们能够治病。至于说它们有毒、或者毒性有多大，是随着科学进步逐步认识的。以化学药品为主的西药，历史不过才数百年。那么，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几百年前，人类靠什么治病？还是得靠这些动物、植物、矿物。”林瑞超说。

林瑞超表示，海外对中药认识的这种反差可以理解，这说明我们需要重视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加深海外公众对中医药的认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砒霜含砷，是有毒的，但从中提取的成分可以治疗有的白血病，还被做成了注射剂。不单中国批准生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也批准用于临床治疗。因此，很多被认为有毒的中药，有待于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去开发、认识，而不是‘一竿子打死’。”

中医药如何国际化？ 首先是练好内功

如何擦亮中医药这张中国名片？

林瑞超建议，中医药的国际化首先应该修炼好内功。中医药为什么能治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政府、企业、社会、科研和教育界对此不应浮躁，应该扎扎实实支持开展中医药的基础研究。

其次，中医药研发技术应随着现代医药发展而进步。“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研究，先辈的经验是用鲜药绞汁使用，受此启发，结合现代技术，采用了有机溶剂提取。这说明，对于一些能够促进中医药研发的古法、经验，我们应该结合现代技术来加快研究步伐。”

再者，要充分向国际宣传、介绍中医药的特色。“比如对于治疗颈椎病、类风湿病等，西医还没有什么特效的办法，但是，中医药对此则有相应的治疗技术与方法。实际上，海外很多人士对此缺乏认识，我们需要将这些东西广而告之。”

“中医药的国际宣传要坚持实事求是，是强项的就要大胆地讲，像一些外科手术这样的弱项就大方承认，不偏不倚、久久为功，中医药才能真正成为国际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瑞超说。

当编辑久坐，时常腰酸背痛。所幸报社附近有中医院，时常去做理疗。

敷药、拔罐、针灸、按摩……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挺快；疼痛感消了大半，舒坦；两次治疗百十来块钱，不贵。常见的医生姓金，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治疗室里有锦旗是患者送的，大概是制作者糊涂，竟把落款写成了“患者金大夫”。每每看到，总能给等待治疗的时间添点乐趣。

中医的博大精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非药物疗法，确实是门十分讲究的手艺活儿。就拿拔罐来说，里约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背上的“中国印”着实让拔罐火了一把。据说，为菲尔普斯拔罐的是他的女队友，这恐怕就有点问题。虽然简单好学易上手，但把握火候不是件易事。专家就说了，拔罐应该由专业人士来进行，否则很容易导致皮肤起泡、组织受伤、毛细血管损伤等问题。

作为一门手艺和学问，中医治疗应该由内行来把关，这就涉及到了技艺学习和传承的问题。

怎么才能把针灸、拔罐等中国“神术”继承和发扬光大，而不是传歪了呢？首先得有标准。比如，火罐用什么材料？是否需要负压？不同的病症使用什么标准？这些都有待明确。有了标准，就有了通用的“语言”，才会把技术及其背后的机理讲明白、说透，才会有传播与传承的具体内容。此前，针灸拿下了中医药的第一个国标，算是给中医药国际化建设开了路。

其次，还得有规范。中医养生概念越来越火，不少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有的机构或个人打着中医治疗的旗号坑蒙拐骗；有的非法开展针刺、正骨等中医诊疗行为，没给治好病却留下了新毛病……凡此种种，不仅给中药抹了黑，也让很多人对中医治疗望而却步。怎么把这些假中医或半吊子中医揪出来、撵出去，有待于建章立制、严格执法。

最后，也得做好普及。很多中国人学中医的热情很高，前几年，有不少伪中医粉墨登场，宣扬自创理论和疗法，欺骗了不少患者。因此，如何让普罗大众科学地接受中医、学习中医、使用中医，是中医大规模普及的关键所在。

从更广泛的含义来说，中医的国际化同样是普及的一部分。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洋医生在中国学成回国后，凭借中医疗法成为患者眼中的“神医”；越来越多的中医机构在海外设立，让当地人民见识到中医的“神器”和神奇。让“老外”爱上中医、了解中医背后的中国文化，是中医技艺继续传承、走向世界的关键。



这些中医药风靡海外

清凉油 含有樟脑、薄荷油、桉叶油等成分，清凉散热，醒脑提神，止痒止痛。

风油精 具有消炎止痛、清凉止痒的功效，是夏季居家旅游常备保健良药。

藿香正气水 一般用来治疗寒湿所导致的腹泻、呕吐等肠胃感冒。

云南白药 对跌打损伤、创伤出血有很好的疗效，受到中东欧国家的普遍欢迎。

马应龙痔疮膏 主要成分为冰片、炉甘石、人工牛黄、硼砂、人工麝香、珍珠、琥珀等，有清热解毒、去腐生肌的作用，主要用于痔疮肿痛，肛裂疼痛。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美国选手菲尔普斯身上留下的中医拔火罐印记。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神秘力量”待认同 产业升级是道坎

中医药出海：好事注定多磨

本报记者 卢泽华

近年来，作为许多世界民众眼中的“神秘力量”，中医药频频成为话题焦点。“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的同时，还摘获了诺贝尔奖。里约奥运会上，菲尔普斯身上的火罐烙印，也在世界范围内燃起中医热潮。

然而，历经数千年悠久历史和医学实践的中医药，至今仍让许多国外民众心存疑虑，也显示了在国际化的路上，中医药还有许多坎儿需要迈过。

走向海外冷热不均

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更新，中医药天人合一、未病先防的健康理念正越来越多地被人接受。据了解，2015年，中国中药工业总产值已达7866亿元，占整个医药产业规模近1/3。若以涉及中医药的“大健康产业”来测算，其产值则可突破1万亿元，这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墙内开花，墙外也会自然飘香。如今，中医药在海外呈现加速推广的态势。目前，中医药传播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中心已有10个，中医药事业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然而，相对于中医文化的迅速传播，中医药贸易则有待突破。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药贸易额为22.8亿美元，同比下滑6.3%。其中，出口17.5亿美元，同比下滑9.0%。其中，作为凝聚中医药主要价值的中成药，上半年出口额仅为9969.1万美元，同比下降27.4%。这意味着，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在世界中医药产业链中，还处于较为低端的位置。

进入主流尚需时日

相对于西方医学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更重视整体，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同关系，同时突出“治未病”。这样的医学理念和医疗方式，虽然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却因为医理和制作方式的不同，让国外社会对中医药的接受人群增幅较慢，其市场潜力也一直未能完全释放。

据了解，目前，在英国、法国等欧美国家，虽然开设了一批中医诊所，但仍以针灸、推拿、按摩理疗为主，中药销售量较少，且多局限于华裔人群使

用。为何中医药至今未能进入国外医疗主流体系，获得当地民众的信任？

这与国外现行的医疗管理和标准体系不无关系。如今，西方医学体系缺乏中医药的专门研究及实践依据，也并未形成系统针对中医药从业人员注册、药品质量认证等方面的制度和标准体系，只能沿用西医药典管理的老办法来管理中药，这导致一批在中国长期使用、安全的中医药无法进入欧美主流市场。

以澳大利亚为例，据北京同仁堂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马安阳表示，因监管措施未照顾到中药实际情况，同仁堂安宫牛黄丸、片仔癀等疗效显著的中药代表性品种，都因成分和所谓安全性原因，不被允许进口到澳大利亚。

还需迈过重重“关卡”

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医药作为一张国家“名片”，正加速推广至海外。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10个中医中心，建设了一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基地。

然而，在国家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中医药成功实

现国际化，还需中医药行业本身的努力，来迈过重重关卡。

产业升级是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互联网+中医药’将重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大连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郭崇慧认为，将中医药与电商平台、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相结合，有助于中医药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看来，中医药想要引领世界，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中医药的国际标准。“中医养生理念虽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在建立标准、研究机理方面还做得不够。”张伯礼表示，一旦中医药国际标准确立，则中医药的安全效用就会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据了解，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正呈现加速出台的良好态势，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经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TC249），并在已经颁布针灸针等若干项国际标准的基础上，正在制作47项标准提案，刮痧等国际标准计划明年颁布。

当然，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中医药行业还面临很多阻碍，“最大的困难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例如中医‘脉诊’的标准，目前如何制定还有待讨论，另外，语言障碍也是困扰标准制定的一个因素。”张伯礼说。

